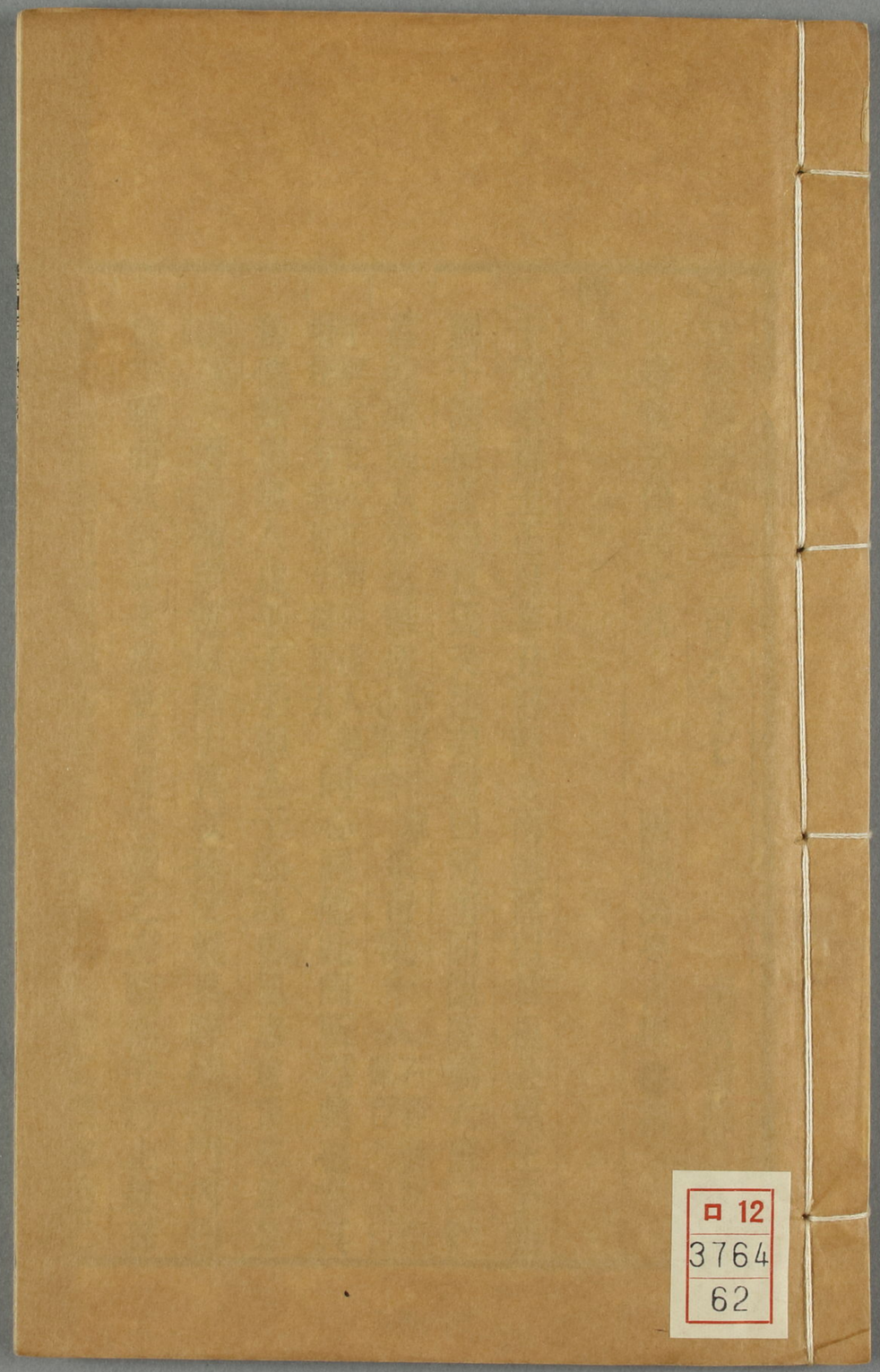

□ 12
3764
62

D12
3764
62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七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左傳詁十八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嚴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尚書作離字與襄廿八年傳同後人增臣于旁非也今據前去離德余有亂十人石經初刻作亂臣刊去臣
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詁郡國志縣氏有鄔聚
杜同此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
余左顧而欬詁說文欬逆氣也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
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

木下中也氏
1991.4
寄贈
91-95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釋文泣作涖）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眾（詁郡國志河南北城門名乾祭杜同此詩毛傳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五行志作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釋文陽不克絕句）能無旱乎陽不克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致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斃（釋文斃本又作斁）不恤其緯（釋文緯本織橫絲也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曰蠢蠢焉（詁說文蠢亂也廣雅同）春秋王室曰蠢蠢焉一曰厚也按今本作蠢蠢

故杜注動擾貌三體石經作蠢尚書蠢字說文引作蠢古蠢字皆作蠢俗作蠢按古字多假借說文蠢蟲動也从虫春聲蠢載字注云古文蠢从戈周書曰我有蠢于西左傳以蠢爲蠢自是傳本不同惠氏棟指爲俗非也日諸本作實今从說文改正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瓶之罄矣（釋文本又作餅說文罄空也詩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詁爾雅罍酒罇方言缶其小者謂之瓶按杜注罍大瓶小亦以意言之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詁按石經此行少一字今攷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

河漢書五行志作湛于河釋文一本或作沈于河則石經刊
去者乃沈字也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
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釋文本或作王定之與之
東訾詁（王隱晉書地道記訾在鞏縣之東）楚子爲舟師以
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
而速之吳踵楚詁（說文踵追也桉說文種相迹也廣雅亦云
踵迹也種踵古字通杜注故云攝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
能無亾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
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囿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
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詁（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史記集解沈尹
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亾二姓之帥幾如是而

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詁（詩毛傳梗病也）杜本此其
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詁（周禮大司馬之
職師以門名正義引此傳文并引注云右師宋右師樂大心
也其家居桐門官右師與今杜注不合當是服注語卑宋大
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亾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
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亾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詩作
舝釋文轄本又作舝）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
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爲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

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
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弗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
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
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
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
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
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詁惠棟曰古文孝經
實作是是卽古寔字見尚書泰誓及詛楚文鄭康成詩箋云

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實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
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詁鄭元周禮注六牲馬
牛羊豕犬雞正義六畜卽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
杜本此五牲詁服虔云牲麋鹿熊狼野豕本疏三犧詁服虔云犧
鴈鶩雉也同上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詁周禮
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
皆絺以爲繡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
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白
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杜並
本此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釋文
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釋親婦之父爲婚壻之父爲姻兩
亞本又作婭以象天明詁爾雅
壻相謂爲亞說文媾重婚也杜本此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
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詁賈逵云
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
明同上按蒸民正義以此爲服注蓋服用賈注也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
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

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
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
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
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
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詁說文簡牒也牒札也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亾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
大焉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詁服虔云鸜鵒不踰濟今踰
直穴而又巢故云書所無也本疏師已曰詁賈逵云魯大夫史記

集解杜本此異哉吾聞文成之世詁賈逵云文成魯文公成公同上
按論衡集虛篇引此作文成李善注幽通賦亦同今諸本誤
作文武从石經及宋本改正惠棟曰若云周之文武數百年
豈能逆知童謠爲魯昭徵驗乎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
矣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詁廣雅饋遺也杜本此
注跦跦跳行貌杜本此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詁說文褰袴也春
秋傳曰徵褰與襦短衣也廣雅襫謂之袴杜本此方言云袴
齊魯之間謂之襮郭璞云徵褰與襦音鸜鵒鸜鵒之巢遠哉搖
搖五行志引作搖搖今諸刊本作遙遙俗字今據漢書改詁廣雅遙遠也禰父喪勞
釋文及諸本並誤作禰今从唐石經及宋本改正古今人表亦作禰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

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于齊鮑文子生甲詁校顧炎武云石經申誤
作甲今攷宋本並作甲與石經合未可謂之誤諸刻本作申
乃傳寫之誤也甲與申字畫相近而誤如昭十年傳鄫甲字
諸本並誤作申說無石經及宋本將何所適從耶此處定从
石經宋本作甲或云猶言某甲失其名耳若著其名何以不
再見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詁小爾雅相治也杜本此及季姒與養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
狄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

是殺余也將爲之諱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諱有司逆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詁〕
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搥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鄭眾云介
甲也爲雞著甲本疏服虔云擣芥子播其雞羽史記集解桉服杜皆
取賈說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詁〕服虔云金距
以金踏距儀禮高誘呂覽注云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沓疏
卽踏又淮南王書注云金距施芒于距且讓之〔詁〕方言凡言
相責讓曰譙讓杜本此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師古曰卽郈昭
伯也〔詁〕世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也呂覽郈成子爲
魯聘于晉高誘注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後
也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

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僞讒〔詁〕桉定十二年傳文子爲不知
釋文云文子爲字古每假借爲僞僞陸氏此處未加音
切僞疏漏耳臧氏執柄平子怒拘臧氏老〔詁〕服虔云老臧氏
家之大臣同上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詁〕淮南
王書禱於襄廟舞者二人惠棟曰傳氏言四人爲列尚不成
樂況二人乎當作八傳文誤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
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釋文
侍人本亦作寺人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
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泄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詁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至下邳縣西南入泗杜本此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待於鄪弗許請奔齊弗許請守墓弗許皆不許史記作詁服虔云費季氏邑史記集解請以五乘亡弗許詁服虔云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上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詁荀子宥坐篇奚居之隱也按與此義同楊倞注隱窮約也亦與杜注略同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憖作詁周禮環人察軍慝鄭元注慝姦也謂軍中有爲慝者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釋文蘊本又作蘊詁說文蘊積也杜本此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詁賈逵云仲孫何忌同上叔孫氏之司馬鄖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史記作叔孫氏之臣戾無鄖字詁鄭元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鄖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一本以作而韓非子內儲作撞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詁賈逵云冰櫝九蓋也本疏杜方言弓藏謂之鞬或謂之櫝九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內儲篇作見叔孫之旗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

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敬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賈逵云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史記集解杜取此）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釋文作勠）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纖絕從公無通外內（詁廣雅饑糓搏也饑與纖糓與絕並同）

同挍搏卽不離散之意故杜注云不離散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亾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勿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

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子（水經注引作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詁古今人表作兜欒黃伯思曰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緣鍊鼎疑家師春書緣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惠棟云董逌云竹書有宋景公緣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緣爲頭曼合聲以辯周秦之語則緣爲古文欒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諸本旦誤旦今从宋本及六經正誤改正）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楅衡所以藉幹者（詁說文楅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楅衡其角衡幹今本作楅衡以音同而誤又說文幹脅也桉楚辭招魂章去君之恆幹王逸章句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詁說文暱日近也从日匿聲春秋傳曰私降暱宴或从尼作昵）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詁賈逵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本疏杜取此）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詁說文東平無鹽有邾鄉杜本此邾鮒假使爲賈正爲計于季氏詁）

惠棟曰上計也臧氏使五人以戈盾伏諸桐汝之閒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亡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詁〕郡國志南陽郡葉有卷亭杜同此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辰齊侯取鄆〔詁〕賈逵云魯邑史記集解服虔以爲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以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本疏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詁〕賈逵云申豐女賈魯大夫史記集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詁〕說文瑱以玉充耳縛束也按今本作縛釋文直轉反今考縛說文白鮮色也非束縛之義杜注訓卷則亦以爲縛字蓋自陸德明始誤耳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詁〕史記作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梁丘據也齮音紀齊臣也左傳子將作子猶粟五千庾〔詁〕賈逵云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史記集解按杜注作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八買之百兩一布〔詁〕鄭司農云或曰布泉也周禮疏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諸本于作於今从石經改正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詁〕服虔云異猶怪也史記集解杜取

此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郈諸本作耶今从石經宋本改正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顏氏家訓引傳鬼神下有郈字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詁郡國志齊國西安有棘里亭桉正義云卽此棘云曲棘者以上文宋公卒于曲棘而誤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微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詁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南北入海地理志所出山同桉杜注云出梁父縣疑誤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詁潛夫論齊子淵氏姜姓桉新序曰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捷捷與棲字近而致岐從泄聲子射之中腦瓦綴胸沈軿釋文軿本作軨同詁說文軨軓下曲者襄十四年傳稱射兩胸而還此與彼同軨胸字通服虔襄十四年注云軨車軓也杜取此詩毛傳軨車轐也杜本此七人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礙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泄叱之泄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須眉諸本作鬚今从釋文改正石經亦誤作鬚詁說文鬚稠髮也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

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詁說文刜擊也廣雅刜斷也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詁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桉此則傳本作鑿杜注鑿一足行疑賈義如此後轉因說文讀若乃誤作鑿字也玉篇鑿丘感切一足行桉鑿字說文不載顧氏或取諸字林也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子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詁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桉杜云尸在鞏縣西南偃師城今攷帝王世紀尸鄉在偃師縣西南三十里杜云在偃師城蓋晉初偃師已并入洛陽也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盟于

鄤陵謀納公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詁服虔云出成周也本疏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詁郡國志洛陽有褚氏聚杜同此　丁丑王次于萑谷釋文萑本或作雚　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詁韋昭國語注女齊之子叔褒守闕塞詁洛陽記使女寬守闕塞服虔云謂南山伊闕是也御覽大元一統志京相璠曰土地名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通鑑桉釋文作闕塞諸刊本並同疑轉寫之譌水經注云昔大禹疏伊闕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詁服虔云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御覽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詁服虔云卽昭王也其

年幼弱母秦嬴同上姓哀六年楚子軫薨則昭王名軫疑王非
昭王或卽位後改名耶史記楚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又作珍
蓋轉寫異文伍子胥傳仍作軫服虔左傳注作任王子建實
聘之詁服虔云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上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
惡君王也詁服虔云廢而不立是謂亂國追惡君王也同上國
有外援不可瀆也詁服虔云外援謂大子任秦之外甥瀆易
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也同上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
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淆辛丑
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

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詁惠棟曰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史
倚相觀射父讀之而楚橋杌之書頗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
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入如是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
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
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詁服虔王肅
並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本疏按下云吾無
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杜無注諸本悉作武王克殷
疑誤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
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

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詁服虔云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三國志及文選注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詁束晳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本疏桉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弒王下卽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攜王非伯服舊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沈約注是爲攜王二王並立是攜王爲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臣于攜是矣攜爲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攜地闕

卽其證平王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爲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時故云奸命也杜旣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亦非適故稱攜王是又不知攜爲地名而誤以爲謚號矣皆非也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郟鄏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殽禍心諸本誤作顓今从石經改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詁王肅云咸皆也本疏桉疏又云諸本咸又作滅呂覽仲冬紀水泉減竭今月令作咸竭是咸爲古文滅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卒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釋文妖本又作訞詁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曰周其有頒王亦克能修其職詁桉能字疑衍諸侯服

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請之帥羣不弔之人詁爾雅弔至也杜本此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玩求無度諸本玩誤規今改正詁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本疏桉此則舊本規作玩正義亦云俗本作規謬也貿瀆鬼神詁爾雅貿習也說文瀆習也春秋傳曰瀆鬼神桉今本作貿蓋隸省杜本此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釋文狠作佷杜本持也此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釋文盪本或作蕩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釋文猾又作滑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後漢書劉植傳引此鈞作均古字通詁齊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此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並爲公卿通計嗣之禮左氏爲短箴膏肓云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如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

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

周禮疏　又云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是有卜也禮記疏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卒天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違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詰

說文禳磔禳祀除癘殃也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詰　按前人云杜于詔恬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攷其意詔恬雖通用而各有本訓此言天道不濫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又按論衡變虛篇引作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論衡引作何損益新序同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

今攷新序仍作違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

史記作柏寢

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詰　服虔云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

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釋文惰本亦作墮陳氏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釋文工賈古本亦作商賈士不濫官不淫詁孔安國書傳淫漫也杜本此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詁孔安國書傳箴諫也杜本此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詁詩毛傳婉順也杜本此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史記掩餘作蓋餘下並同公子燭庸帥師圍潛詁賈逵云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地在廬江六縣西南本疏又云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史記集解地理志廬江郡灊縣水經注亦作灊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詁服虔云上國中國也蓋以吳僻在東南地勢卑下中國在其上游故謂中國爲上國也本疏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薳尹然工尹麇諸本工誤王今从石經釋文改正詁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本疏桉正義亦云定本作工而服注云云疑漢時本已誤近梁孝廉處素云王尹蓋王尹之誤古王字皆作王也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詁賈逵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同上與吳師遇于窮詁說文竆夏后氏諸侯夷羿國也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竆水北入淮道元云竆水出安豐縣竆谷竆音戎注水經唐石經竆下有谷字道元所引同正義以爲有谷字非也按石經竆下本無谷字乃後人旁增耳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詁京相璠曰沙汭楚東地也同上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詁服虔云時言可殺王之時也史記集解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詁賈逵云上國中國也服虔云上國謂上古之國賢士所言也本疏不索何獲詁服虔云不索當何時得也史記集解我王嗣也詁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本疏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同上

惠棟云服氏之說是也襄公卅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嗣君爲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審矣世本左傳本出一人之手正義以此本多誤不足依據豈其然乎按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用史記說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云聘晉還至史記集解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詁服虔云母老子弱專諸托其母子于光也又云我無若是何同上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本疏王肅云專諸云王母老子弱史記集解今按史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

身子之身也索隱云依王肅解與史記同于理無失服虔杜
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及以其子爲卿遂強解是無若
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曲非也又攷下傳
光云我爾身也句終當以服杜注爲是光曰我爾身也夏四
月詁史記月下有丙子二字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堀
作窟下同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戸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詁
說文曰鈹劒也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
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
劒于魚中以進詁服虔曰全魚炙也史記集解抽劍刺王鈹
交於匈石經本作匈後人不知妄改作胷枝史記正作匈此左傳古字之僅存者今據改正詁賈逵云
交專諸匈也同上遂弑王闔廬水經注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
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詁服虔云待其天命之終也
同上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詁服虔云復
命丁僚哭其墓也同上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
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邵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鄖將師爲
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邵宛
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
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詁服虔云兵戟也本疏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
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

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燬之詁說文燬燒也杜本此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燬令曰不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詁說文菅茅也稈禾莖也稈或从禾春秋傳曰或投一秉稈毛傳秉把也杜本此國人投之遂弗燬也令尹炮之詁服虔云民弗肯燬也本疏鄢將師稱令尹使女燔炮之同上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詁漢書集注蒙蔽也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以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詁韓詩宣顯也詩釋文桉杜注言用也恐誤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

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亾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烏乎（諸本作嗚呼今从石經攷正且與傳文前後畫一）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戌也聞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不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艮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艮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話服虔云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于賓本惠棟校管子疏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延安齊君飲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仍用延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以爲此公於大夫失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

辭以難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石經初刻作鄔後改刻作鄔下鄔大夫亦同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詩周頌引傳詁西京賦寔藩有徒辟文實作寔之多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綜注寔實也蕃多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貽苟躍苟躍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懼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詁說文云懟怨也惠棟曰言鈞死耳願使吾君先聞二人之死以爲快杜注云發語辭非外傳曰吾懟置之于耳以懟鄉人又曰懟庇州犁韋昭皆訓爲願大夫稱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三世仕于祁氏矣又云懟讀爲鋷與盩同音又讀爲甯古盩甯同字說文盩與懟皆訓爲願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論衡作羊舌食我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取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取其黨詁論衡叔向之母姬姓侯上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曰晉之公族盡矣正義引世族譜云叔向之公族今論衡云向母姬姓是向之父取于同姓也劉向列女傳亦云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潛夫論亦稱叔向曰母爲叔姬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

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亾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豹之妹也子豹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詁賈逵云美髮曰黰本疏杜取此說文作參又作黮云稠髮也服虔云髮美爲黰詩曰黰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曰元妻疏毛詩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古今人表作伯封叔實有豕心貪惏無厭釋文厭本亦作饜詁賈逵云貪者食也其人貪者財利飲食無知厭足忿怒狠戾無有期度時人謂之大豬本疏說文河內之北謂貪曰惏忿類無期釋文類又作頪詁服虔云忿怒其類以饜其私無期度也同上按釋文一作頪亦與服同當係漢時本如此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亾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詁禮記喪服章云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傳言弟長者雙訓娣姒云言娣是弟姒是長也鄭元曰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稱婦謂稱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校杜注似不分明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文選注引釋文豺本又作豺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文選注引無也字無矣字詁論衡引作野心無親非是莫喪羊舌氏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詁水經引以作祈水

經注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謂之鄔水俗亦曰慮水慮鄔聲
相近故因變焉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
梗陽大夫詁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今大原晉陽縣南六十里
榆次界有梗陽城水經注地理志榆次梗陽鄉魏戊邑知徐吾
爲涂水大夫古今人表知作智詁地理志大原郡榆次涂水鄉晉大
夫知徐吾邑師古曰涂音塗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詁顧炎武曰今本作孟丙者非地理志大原郡孟縣晉大
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
餘閻大夫之爲閻嘉即鄆大夫之爲鄆午也又攷孟孟字
相近而譌第石經及宋本並作孟丙古今人表及水經注亦
司今據地理志等改正樂霄爲銅鞮大夫詁地理志上黨郡
銅鞮杜本此趙朝爲平陽大夫詁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
堯都也在平河之陽杜本此今本平誤巫僚安爲楊氏大夫詁地理志
河東郡楊應劭曰故楊侯國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
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
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
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詁校荀子以爲天下立
七十一國姬姓獨五十三人與此不同荀子蓋合兄弟同姓
爲一也夫舉無他風俗通引傳文下有也字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

此文王詁詩作惟此王季正義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惟此文王鄭注毛詩作惟此王季故稱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帝度其心莫其德音毛詩作貊下德正應和曰莫亦同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毛詩國作邦樂記引詩亦作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樂記比作俾史記樂書亦作俾詁鄭箋曰俾讀爲比聲之誤也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詁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詩疏惠棟曰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謚法惟闕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謚法云賞慶刑威曰君孔晁注曰能行四者德正應和曰莫注云正其德應其和德正應和曰莫詁毛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杜本此服虔云在已爲德施行爲正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無譁譁也同上照臨四方曰明詁服虔云孺見安危也同上勤施無私曰類周書作勤政疑誤教誨不倦曰長詁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同上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詁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曰比詁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上校之字衍周書及毛傳皆無之字鄭氏樂記注引無而字有之字經緯天地曰文詁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上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髡蔑惡文選注引傳蔑作衊欲

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醳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詁梭水經注謂賈大夫卽賈辛誤晉語賈辛在悼公時與叔向同朝不得言昔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詁詩毛傳皐澤也杜本此杜本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石經初刻脫今子少不厭子夫字重增入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諸本力誤功今从石經宋本改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詁高誘呂覽注墮廢也韋昭國語注墮毀也按杜注云損似非義訓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詁賈逵云訟者之大宗御覽杜取此詁晉語作閻沒叔寬章昭注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賈逵云二子晉大夫魏子之族同上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詁賈逵云召二大夫食同上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詁賈逵云小人二子自謂同上不夕食詁服虔云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同上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初學記引此願上有曰字文選注引此爲上多而字屬厭而已
詁服虔云屬足也小人二子自謂腹飢則恐食之不足厭飽
則知止君子居尊官食重祿而不知足故願以其腹爲君子
之心 同上韋昭國語注云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
自節也獻子辭梗陽人 初學記引子字下有遂字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詁服虔云大夫稱主君比公于大夫故稱主君 史記集解杜取此
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己卯京師殺
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
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
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卒入于鄆詁說文鄆周邑也杜本此以

叛陰不佞敗之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
塹而死公將爲之櫝詁說文櫝匱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
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釋文幃作帷詁說文幃囊也公賜公衍羔裘使
獻龍輔於齊侯詁說文瓏禱旱玉桉今本作龍杜注龍輔玉
名蓋取此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
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
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爲大子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
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詁賈逵云豢養也
穀食曰豢史記集解服虔云御亦養也養馬曰圉以養犬豕
曰豢本疏杜服虔同取此桉御圉字同管子書皆以圉爲御獻子曰是二
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古今
人表作飂叔安師古曰左傳作飂同音力周反詁桉杜注飂古國也今攸說文鄒地
名鄒當卽夔國飂鄒夔古字通又叔安王充論衡引作叔宋
疑誤有裔子曰董父潛夫論引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潛夫論作之作焉乃擾畜龍潛夫論乃學擾龍詁桉集解引應
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又桉尚書擾而毅徐
廣曰擾一作柔玉篇擾字注云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
尚書擾而毅安如此音而小而照二切是擾本作犪一音柔

也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論衡帝賜作而錫封諸鬷
川鬷夷氏其後也潛夫論鬷字論衡其上有是字故帝舜氏世有畜
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有字疑誤論衡無有字帝賜之乘龍詁服虔
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本疏河漢各一詁服虔云河漢各
二乘釋文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古今人表作劉寮師古曰古累字後古文又作后詁服虔云后劉累
之爲諸侯者夏時賜之姓史記集解桉此則服本後作后學擾龍
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
豕韋之後詁賈逵云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祇
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同上惠棟曰
史記更作受周禮巾車曰歲時受讀杜子春曰受當爲更儀

禮燕禮及大射禮注皆云古文更爲受是更與受古今字耳

汲郡古文云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龍一雌死潛

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詁〕校論衡饗作烹此刻本之訛烹當

作享享爲古享字享與饗通上云潛醢以食夏后不得復言

夏后烹之也既而使求之懼辭綜南都賦注引此既而〔詁〕賈

達云夏后既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詁〕史記集解而遷于魯

縣論衡而下有〔詁〕地理志南陽郡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

不得二字

氏所遷　杜本此

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失物物

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

官宿其業〔詁〕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

宿火矣　本疏

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　論衡作低伏〔詁〕廣雅坻

隱也坻與底同鬱湮不育　釋文湮作堙埋古字通〔詁〕賈逵云鬱滯也湮

塞也　本疏雅亦云湮塞也杜取此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　鄭元禮記注引作祭爲大神社稷五祀

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詁〕賈逵云總言萬物勾芒非專木生

如勾　木疏火正曰祝融〔詁〕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

同上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詁〕賈逵云勾芒祀

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

同上正義在家則祀中霤葢取賈說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

不生得〔詁〕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

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

至木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故爲其說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聰知正而名川出龍貌恭禮仁而鳳凰來儀皆修其母而致其子也本疏不然周易有之乾乾三三之垢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詁服虔云天在上火炎上同于天天不可同故曰同人本疏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野釋文坤本又作巛詁按大戴禮記易之乾坤並作巛字王肅家語注巛古坤字象六斷之形陸氏周易坤卦坤字注云本又作巛巛今字也今攷說文無巛字五經周易已皆作坤則此傳作坤爲得不必從釋文改也惟陸氏斥以爲今字恐非干祿字書收巛坤一字云上通下正君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古今人表作垓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詁按潛夫論而不失職上有恪共厥業四字今攷杜注云四子能治其宜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分句解之似當有也存俟學者論定遂濟窮桑詁賈逵云處窮桑以登爲帝故天下號之曰窮桑帝賈以濟爲渡也本疏水經注亦同服虔云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後紀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詩疏引傳作犂尚書及國語皆作黎黎犂古字通詁說文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勾龍爲社神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

爲社稷田正也周禮疏引作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釋文烈如字禮記作厲山詁桉孔穎達郊特牲正義作列山氏宋庠國語補音曰左傳作列山今本並作烈山容古字通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本疏桉劉炫規過亦從賈義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詁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同上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釋文徵本或作微詁廣雅徵明也杜本此服虔云非公且徵過也過昭公無道久在外季氏非公不肯釋言公在某地春秋之義亦以不書徵季氏之過此年書者公不得入晉外內有困辱季氏聞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本疏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

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儆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儆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詁說文紼亂系也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詁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本疏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儆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詁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諸本吾作吳今从釋文石經及宋本改正釋文吳一本作吾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爾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詁韋昭國語注億安也杜本此而甯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
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詁說文唁弔生也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
於伍員曰呂覽作五員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
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釋文肄本又作肆詁校
陸粲云文十二年河曲之戰使輕者肆焉注曰暫往而退也
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于義爲長傳遞
以陸說爲非云肄習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
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詁王肅云示
憂戚史記集解杜取此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
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君
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詁服虔云言賜不使死是爲以死
賜之本疏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
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
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

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巳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巳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　辟伯穀卒同盟故書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地理志作灊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一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詁校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俄衰也俄義同聲字書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鴟夷姦宄義皆訓傾衰杜注云見義則爲之失之矣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風俗通義引作倮鄭康成引作倮賈公彥正義同）詁服虔云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違夷將伐同盟故夢發趙簡子（周禮疏）旦占諸史墨曰詁服虔云晉蔡墨（史記集解）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詁服虔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老童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十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爲以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周禮疏）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詁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周禮疏）賈逵云吳越同分而得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本疏）服虔云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
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
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
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
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
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周禮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
度天門校正義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
天十二次次別爲百四十四分歲星每紀行一百四十五分
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乃剩行一次
故昭十五年得超一辰昭九年本疏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
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釋文俾本又作卑　並
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
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詁王逸
楚詞章句閔憂也杜本此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
業弛周室之憂詁說文弛弓解也杜本此徵文武之福以固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詁廣雅靈福也
蓋變文言之耳哀二十四年徵福乞靈亦同修成周之城俾
戍人無勤諸侯用甯蠢賊違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
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
有後事晉弗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

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詁廣雅差次也差衰同鄭元禮記注序猶次也校衰序猶言次序耳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文選注引作奚高麗宋板作傒又毛本衛誤作魏今从石經宋本改正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詁說文揣量也度高下曰揣杜本此度厚薄仞溝洫釋文仞本又作刃詁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校杜注度深曰仞本高誘淮南王書注物土方詁鄭云儀禮注物猶相也杜本此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初學記引作糗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周禮疏引作賦丈尺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詁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春秋傳云賜子家雙琥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偶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釋文從本又作縱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
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
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孽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
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
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史記索隱云遂
生本作秫詁世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史記索隱殺適立庶
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
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七終

長沙王先愼善化劉鈺校

春秋左傳詁十九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五行志引作翟泉水經注同詁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又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彪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又曰舊說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袁宏城成周乃繞之注水經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漢書義作誼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

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辭郎吾役也辭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辭宰曰辭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
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
物辭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鄭元儀禮注引作山川神祇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辭徵於人宋徵於
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敢寵納侮其此
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

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
萇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
支也詁梁履繩云按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
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
名之曰支今按此殆引逸詩之意而言之眾之所爲二語句
法相似疑亦即支詩之言耳眾之所爲不可奸也　夏叔孫
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
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詁
按趙岐孟子章句公輸般一云魯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

衍公爲名皆相類岐說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
孔子同時又按鄭元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考
季公亥字公若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
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諸本君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
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將溝焉詁（按宋本皆以闕字絕句是也今讀者皆然殊不知

古人多以闕公氏句三字連文元卿始以闕字屬上也元卿
名字未詳疏中屢引之榮駕鵝曰（諸本或作駕非）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
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
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
月立煬宮詁（鄭元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文苑英華）　周羣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羣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詁（郡國志
廬江郡舒有桐鄉杜同此）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

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詁〉韓非子內儲篇作齊中大夫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闔乞肉焉〈詁〉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鐘人於門內靈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闇無禮甚矣奪之杖以敲之〈詁〉校說文殳部有敲云擊頭也从殳高聲孫愐音口卓反支部有敲云橫擿从支高聲孫愐音口交切今釋文敲作敲轉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鞭水沃廷〈詁〉釋文鞭本又作瓶

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詁〉韓非子曰捐水郎門靈下類溺者之狀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詁〉高誘淮南注廢隋非義訓爛遂卒〈詁〉鄭元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烈熱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卜急而好潔諸本作潔今以石經釋文改正故及是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盟於鄄修邾好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詁〉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校說文鸘鵝五方神鳥西方鸘鵝則鸘鵝是神鳥名馬云似雁亦略相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詞大招曼鸘鵝只王逸章句鸘鵝俊鳥也高誘淮南注亦以為鳥名云長頸綠身其形

似雁一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爲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

劉逵吳都賦注引左傳作騄騄水經注作肅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史記世家作邵陵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詰賈逵云嘖至也本疏杜桉說文嘖高氣取此多言也春秋傳曰嘖言疑此即嘖有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嘖大呼也訓與此文不相蒙當作嘖爲是多言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書疏引作鮀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鮀父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詰桉劉

炫以社稷動爲軍行最是杜注云國遷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詁說文釁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詁服虔云謂會同詩疏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詁服虔云載書使蔡在衛上史記集解衛侯使祝佗私於蔡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蔡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詁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本疏校本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諸本作藩从釋文石經改正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詁爾雅詩毛傳並云尹正也杜本此分魯公以大路大旂詁賈逵云金路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夏后氏之

璜詁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及逸禮云半璧曰璜校鄭康成注周禮亦同高誘又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弟以爲美玉未知何據封父之繁弱詁鄭元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本疏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曰彎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殷民六族詁校賈公彥周禮司約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義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校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非詁說文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陪益也詩毛傳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釋文策本

又作冊亦作筴或作筞詁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筞校今本作策非作筴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本疏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詁說文奄國在魯鄭元尚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詁竹書紀年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校所云命以伯禽者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詁百篇不載封伯禽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世家詁說文作少昊虛大丘也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既爲帝乃居魯也本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詁賈逵云雜帛也史記集解綺茷詁賈逵云大赤也同上杜取此說文綺赤繒也鄭眾云茷

旆名也同校鄭康成雜記注引作旐詩小雅曰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旐者也正義曰茷與旆古今字故定四年傳云旐茷旌旆亦旆也據鄭注孔疏是綺旐古通經典異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多旆旌詁賈逵云通帛爲旆析羽爲旌同上校說文旆旗曲柄也所以旆表士眾周禮曰通帛爲旆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詁賈逵云鐘名同上杜取此殷民七族陶氏施氏潛夫論引作荼氏繁氏鍼氏樊氏儀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詁說文畛井田間陌也略經土田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釋文圃本亦作甫同詁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明季授土詁史記管蔡世家作冉季載

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鄑桉國語曰冉由鄭
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
那處杜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鄑口城鄑與鄑皆音奴甘
反正義曰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鄑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
名也衛康叔世家作冉季桉聃之爲鄑那之爲鄑那皆轉
寫之譌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
周索詁考工記時文思索鄭元注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
立法者杜本此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詁說文作鞏詳
見昭十五年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
虛詁桉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
武曰知錄已辨之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尙年也管蔡啟商慧閒王室詁賈逵云慧毒閒亂本疏說
文慧毒也惠棟云慧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言管蔡閒商叛
周之心而教之乘間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
慧之謀與傳合意左傳慧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慧之
當依說文作畀哀元年傳少康慧澆當訓爲毒廿七年傳趙
襄子慧知伯當訓爲忌小爾雅云慧忌也此傳當訓爲教小爾雅云
杜惟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詁桉蔡當從說文作棄已見前以車七乘史記作輿車七乘徒七十
人其于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以違王命也若之何其

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說文作侶）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詁爾雅覆察審也廣雅覆索也索索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詁高誘淮南注略道也杜本此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衞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詁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五年御覽杜取此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詁賈逵云無爲亂始同上無怙富無恃寵詁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詁史記作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按史記與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犂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詁說文沿緣水而下也杜本此我悉方城外

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詁墨子非攻篇曰吳闔廬次
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桉冥隘即冥阨釋文阨本亦作隘音同
史記無忌說魏安僖曰秦不敢攻冥阨之塞徐廣曰即江夏
郡鄳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
城黑謂子常曰吳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
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詁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
豐縣南水經注桉杜注非是辨見集中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
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詁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水經

注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
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
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從楚師及清發詁桉水經注溳水下晉太安二年鎮南
將軍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即春秋左傳定公
四年吳敗楚於柏舉從之及於清發蓋溳水又兼清水之目
矣今孝清發當在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皆漢時安陸
縣竟也杜不言所在故采道元注補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詁諸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詁服云畀我季芈之字釋文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桉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爲二人今攷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文但稱芈知非二人涉雎詁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詁賈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郤其衆使王得脫本疏杜取此說文象長鼻南方之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詁越絕書子胥妻楚王母孔子固取之矣惡其妻楚王母也柀鞭平王尸及妻楚王母傳皆不言或尙爲賢者諱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詁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焉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詁說文剄刑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詁服虔云鄖楚邑史記集解鄖公辛之弟

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詁〕服虔云父
蔓成然同上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讐文選注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未有乎字漢書王莽傳兩引詩矜作鰥彊禦作強禦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
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
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詁〕服虔云隨楚與國同上吳人
從之請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
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獎天衷〔詁〕韋昭國語注獎成也杜本此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
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史記作子蔡說苑同
家語作司馬子祺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史記作子下下與同王必免隨

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
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
不惟一人若鴆楚竟〔詁〕韋昭國語注鴆安也杜略同敢不聽命
吳人乃退鑢金初宦鑢字宦字並从石經及釋文改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詁〕服虔云楚大夫王孫包胥史記集解祓戰
國策作勞冒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又作樊冒勃蘇今攷勞
冒勃蘇即申包胥音之轉勞與申胥與蘇皆同音包字急讀
即爲冒勃至勞又作樊亦以音同而轉也吾友莊進士述祖
云申包胥楚之公族勞冒即楚之先勞冒其後爲勞冒氏猶
若敖之後爲若敖氏也潛夫論伍氏亦楚之公族故亦爲王

孫氏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史記伍子胥傳復作覆高誘淮南注亦同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詁淮南王書引作吳爲封豕修
蛇蠶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蛇喻貪也新序引作吳爲無
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按淮南志長作修
蓋遊厲王長諱以荐食上國詁爾雅荐再也按杜注數也義
亦同虐始於楚詁高誘注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災至秦也
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
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
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伏作休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書武成疏引作歸粟于蔡以賙急矜無資也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資字下亦旁增一也字　越大夫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詁顧炎武云房疑即防字古阝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按文選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

通據此則房之爲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釋文與本又作玭（詁）說文璠與魯之寶玉高誘曰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璠與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論語及家語公山氏魯公族亟作弗擾）（詁）潛夫論公山氏魯公族亟作弗擾）姬姓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泄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戰國策作子滿新序）同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詁）按淮南子修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與此不合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詁）賈逵云稷楚地（史記集解大敗杜取此）夫槩王于沂（詁）史記伍子胥傳曰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上杜注稷上地名在郊外按左傳並不作稷上其引杜注字句亦不合蓋誤以裴駰集解爲杜注也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詁）潛夫論堂谿谿名在西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堂棠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閭與罷請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

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初闔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石經王字止旁增楚字非唐刻將涉於成臼話鄺道元云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曰盧屈山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臼謂是水者也藍尹亹涉其帑話世本楚大夫涉其帑按此則亹帑爲二人惠棟曰據外傳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與王舟及帝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泄閭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一本或有大小者話董遇曰問城高厚丈尺也本疏涉下文而誤耳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話王肅竊小大何知爲何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高厚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本疏按上問高厚弗知故此

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

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

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

余亦弗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諸本敗誤役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

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

門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

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

昭兆註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本疏定之鞏鑑釋文鞏又作盤苟

可以納之 涪化本無以字疑衍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

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

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

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詁按呂覽引作

小惟子釋文本又作惟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秦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杜注

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鄧於都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大夫也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予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詁〉按襄四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則作陽爲正揚陽容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鄧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詁〉服虔云都楚邑史記地理志南郡若原集解注楚昭王畏吳自鄧徙此後復還鄧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詁〉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水經注仕同此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感矣感字照前改別改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詁〉服虔

云陽關曾邑史記集解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釋文夷作羨疑刻本之訛虎陷二子於難不待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詁惠棟曰坐爲坐作列爲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行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詁說文斃顛仆也斃或从步杜本此作僵且射釋文一云僵且人姓名且音子餘反檢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非也子鉏中頰殪詁吳越春秋迎風則僵背風則仆仆是前覆僵是卻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射也廣雅僵僵也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詁服虔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疏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

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代子（石經代誤作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涸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詁地理志河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詁（桉昭七年傳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尚屬樂大心未可知）公侵齊攻廩丘之郛詁風俗通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初學記杜本此主人焚衝詁說文作轒云陷陳車也高誘淮南王書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馬褐以救之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杜本此）遂毀之主人出師奔詁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

本疏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陽虎僞不見再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詁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本疏（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釋文鄟本又作甕說苑亦同）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

耳成何曰衞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畋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捘詁說文捘推也春秋傳曰捘衞侯之手擊手擊也桉說文推排也是捘有排擠之義故杜注捘擠也捘當從說文作擊馬融長笛賦云探擊捘臧李善注引廣雅曰捘桉之也惠棟曰捘經傳皆作擊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捘擊游俠傳曰捘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腕字今傳作捘者儀禮士喪禮曰設決麗於擊鄭康成注云古文捘作擊史記樊於期偏袒捘索隱曰捘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衞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衞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衞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詁廣雅詬恥也社本此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敢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衞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衞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衞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衞

九月師侵衞晉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詁〕惠棟曰戒讀爲駾鄭康成曰疾雷擊鼓曰駾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公羊作臨南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石經初本〔詁〕按考工記鐘侈則柞讀如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說文無咋字杜注咋暫也蓋取廣雅廣雅暫作乍也从乍字得訓玉篇从鄭訓云聲大也今考諸聲大也言或從口讀若筰則咋蓋諸字之誤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

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公羊傳作臨南驟馬〔詁〕高誘淮南王書注怒讀如強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曾不尋究失其眞矣及衢而驟〔詁〕說文四達謂之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詁〕說文徵召也按說文从釋言杜本

此陸粲附注後錄云校上文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陽虎自言當云魯人聞余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徵死徵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曾(話)鄭元禮記注辨徧也杜本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話)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鄆陽關以叛今陽關亭是也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歂殺鄧析文選注引作鄧晢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詩作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薇菜甘棠勿翦勿伐(漢書引作勿翦勿髮)召伯所茇(說文茇舍也从艸友聲詩曰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弃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

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來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詁〕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詁〕說文鍥鎌也桉爾雅釋詁契滅殄絕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爲契那昺疏引左傳及杜注並作契則鍥似當作契爲正說文契刻也廣雅同杜本此麻約而歸之〔詁〕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本疏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軨鄭元注云如今窗車也軨與靈古字通桉說文軨車轅間橫木从車令聲軨字注云軨或从靈司馬相如說今左傳作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詁〕韓非子曰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靁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敏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詁〕說

文靳當膺也按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曰游環靳環也晉
車千乘在中牟〔詁〕按杜注非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
相接也是中牟在鄴與五鹿之間趙獻侯徙都中牟即此今
考中牟城在湯陰西二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鄴西牟山爲趙
中牟者是矣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詁〕說文龔灼龜不
兆也春秋傳曰龜龔不兆讀若焦按今本龔作焦義通衛侯
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
伐之衛褚師圃〔水經注引作褚師固〕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
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
登者臣從之皆幘〔詁〕詩毛傳皆白也說文顴齒相值也一曰

齒也春秋傳曰皆顴按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杜時本
尙作顴可知後乃誤作幘耳惠棟曰傳遞云皆白皆幘以巾
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
此傳幘字說文引作顴今按顧炎武引傳氏云云惠氏亦引
之檢傳書並無此條蓋惠承顧之誤又說文收幘字明非後
出之字惠氏以幘爲顴之省文亦未的而衣貍製〔詁〕說文製
裁也服虔云貍製貍裘也詩疏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
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惠士奇云左傳貍製注
云裘此云紵絺非裘也乃衣耳裘名爲製不見經傳杜注誤
惠棟云傳云貍製故注云裘貍裘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
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爲義然以

製爲裘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詁〉爾雅貶賜也杜本此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徹無存者以五家免詁〉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得優其爲役也本疏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詁〉儀禮士喪禮疏引傳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按當是服注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詁〉服虔云地二名水經注孔子世家作犂鉏齊世家作犂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詁〉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史記索隱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詁〉廣雅裔遠也杜本此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詁〉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本疏校不書盟賈據宣七年黑壤例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詁〉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周禮疏王肅以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疏嘉樂不野合饗而既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本疏

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詁〕說文秕不成粟也稗禾莂也杜本此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詁〕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山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史記集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釋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詩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弃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釋文〕本或作揚之水卒章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

齊於字从石經改正齊人將遷邴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邴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邴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邴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詁〕郡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姓杜同此侯犯戒每出一門邴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詁〕按杜注云物識也周禮閽人職曰潛服賊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惠棟曰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冀傳曰刻其毛以爲識是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邴　宋公子地變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地理志引作駟師古曰四馬曰駟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予地怒使其徒挾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厘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予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迮吾兄也〔詁〕詩毛傳迮逐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甯爲無勇　仲由爲季氏宰詁服虔云仲由子路　史記集解杜取此將墮三都詁服虔云三都三家之邑也　同上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詁服虔云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同上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詁酈道元云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奔夷猶高數丈　水經注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詁服虔云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同上仲尼命申句須樂頎詁服虔云魯大夫　同上杜取此下伐之費人北國入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詁服虔云公飲處父成宰也　同上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　釋文一本作僞詁陳樹華曰昭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記作僞讒是皆爲讀僞之證定八年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於僞反依注似應讀爲僞也此處傳文作爲故杜注云陽不知若本作僞則無煩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爲漢書郊祀志曰問之果爲史記封禪書作果

是僞書是又爲卽僞之證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郠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
夫皆曰不可郠意茲曰史記作乘意茲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
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郠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
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晉趙鞅
謂郠鄻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史記衛貢作衛氏詁服
虔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郠鄻又
欲更徙之晉陽史記集解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
是以爲郠鄻詁服虔云午之諸父兄及郠鄻中長同上而寘諸
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
使告郠鄻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
趙稷詁服虔云稷午子同上涉賓以郠鄻叛夏六月上軍司馬
籍秦圍郠鄻郠鄻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
與睦故不與圍郠鄻將作亂董安于聞之戰國策作董閼安于韓非子作董閼
于淮南王書作董閼於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甯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
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史記作范皐繹詁服虔云
皐夷側室子同上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詁賈逵云梁嬰父晉大

夫也同上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詁服虔云荀躒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詁賈逵云范中行趙也同上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史記作均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史記躒作櫟不信作不佞魏曼多作魏侈又作魏哆索隱曰侈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詁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枚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民勿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詁服虔云以其罪輕于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詁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弁魯富而不騎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梁嬰
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
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
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
祀安于於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

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詰賈逵云死罪人史記集解鄭衆云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同上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
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
檇李七里詁校檇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
涇中涇等是也疑古即有是名此傳陘或當作涇蓋去檇李
城七里均屬水鄉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
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也諸本皆脫也字今从石經增入詁校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晉大夫士會

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司馬彪郡國志曰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卽秦亭也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魯之助范氏亦出於不得已上年城莒父及霄亦然皆魯之西境與范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鄒小王桃甲卒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詁賈逵云南子宋女史記集解會於洮詁服虔杜取此以會於洮屬上爲義言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本疏大子蒯聵獻盂于齊史記仲尼弟子傳作蕢聵按蒯蕢通檀弓屠蒯作杜蕢可證也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詁說文豬豕而二毛叢居者豭牡豕也小爾雅及鄭元禮記注艾老也

杜本此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史記速作遬詁賈逵云戲陽速大子家臣史記集解杜取此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本作小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詁趙岐孟子注戕猶殘也虞翻易注戕殺也杜用此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詁校金史地理志衞州蘇門有百門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

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即百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詁）漢書五行志作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校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字注云賜也从貝贛省聲予貢名賜自應作贛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並作贛蓋後人傳寫之譌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詁）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吳之

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公巫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瀆揔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詁）校襄當訓舉辟綏西京賦注襄舉也若杜訓作成恐非本義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六十八終

長沙王先愼善化劉鈜校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春秋左傳詁二十

傳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詁說文栽築墻長板也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杜本此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詁桉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云班或作辨史記辨於羣神徐廣曰辨音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也襄廿五年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詁服虔云蔡使楚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賂楚也本疏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詁賈逵云夫椒越地史記

集解校說苑作夫湫湫與椒古字通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外傳及史記吳世家保並作棲越世家作保棲於會稽國策作保保於會稽之上詁賈逵云會稽山名同上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本此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高誘淮南王書注大夫種姓文氏會稽鄞人校誘注呂覽又云種楚鄞人今呂覽本訛鄞爲鄮鄮又爲鄒並非也錢少詹大昕亦定爲鄞人說文嚭大也春秋傳吳有大宰嚭以行成詁服虔云行成求成也史記集解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釋文去疾本又作去惡詁校戰國策引作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蓋此二語乃逸書也與今僞泰誓不合昔有過澆詁賈逵云過國名也同上殺斟灌以伐斟鄩詁賈逵云斟灌斟鄩夏同姓也

夏后相依斟灌故曰滅夏后相也同上滅夏后相詁汲郡古文云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公羊傳曰君死於位爲滅服虔云夏后相敗之後史記集解校正義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云殺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后緡方娠詁賈逵云緡有仍之姓也同上說文娠女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校漢書注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廣雅娠侳也漢書身多作娠古今字詩生民疏引作后緡方震郭璞爾雅注娠猶震也是一本又作震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古今人表作有扔師古曰扔音仍潛夫論引此作奔於有仍生少康焉詁服虔云后緡遺腹子同上爲仍牧正詁王肅云牧正牧官

之長同上〉甚澆〈詁〉小爾雅甚忌也說文甚尤也杜本此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詁〉賈逵云有虞帝舜之後同上爲之庖正王符引作胞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詁〉賈逵云綸虞邑同上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杜本此有田一成〈詁〉賈逵云方十里爲成同上杜本此有衆一旅〈詁〉賈逵云五百人爲旅並本此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詁〉趙岐孟子注兆始也杜本此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詁〉服虔云因此基業稍收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上使女艾諜澆〈詁〉王符引作誘澆說文諜軍中反間也韋昭國語注諜候也杜本此使季杼誘豷〈詁〉廣雅誘致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詁〉釋文績一本作迹祀夏配天〈詁〉服虔云以緜配天也同上不失舊物〈詁〉賈逵云物職也同上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釋文俟本又作竢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詁〉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之醫饋之飯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之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於國本疏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鄆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檀弓疏引傳陳人下多有田二字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亾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亾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也以民爲土芥諂方言芥草也廣雅同杜本此是其禍也吳志賀循傳引云國之興也以民爲草芥楚雖無德亦不艾民如赤子其亾也以民如仇讎足利本後人記曰殺其民吳曰傲於兵暴骨如莽異本莽上有草字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

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諂說文彤丹飾也鏤剛鐵可以刻鏤杜本此校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彫一本亦作形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諸本巡下有其字今从石經本刪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諂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本疏按何休公羊注分半抱杜注云徧非本訓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曰新夫先自敗也已說苑引作夫差先自敗已釋文云本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安能敗我

冬十月諸本作十一月今从石經刪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初衞侯遊于郊子南僕詁賈逵云僕御也史記集解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詁服虔云郢自謂己無德不足以污辱社稷同上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詁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本疏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周禮注杜本此君命祇辱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以入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衞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詁水經注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衞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衞之河上邑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衞逆者詁服虔云衰絰爲若從衞來迎大子也史記集解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施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詁惠士奇曰詢宜屬上讀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

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詰按今說文本引作上大夫受郡誄今考水經注引說文
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可以證今說文刻本及
高誘注之失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
詰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
書趙鞅釋文韋昭國語注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此君實圖之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鄭元禮記注作屬槨詰荀卿
子曰罪人之葬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屬辟素車樸
馬詰荀卿子曰若駭樸馬楊倞注未調習之馬無入於兆下
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卹御簡子古今人表作鄭囚詰服虔外傳作鄭無正詰
虔云王良也本疏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水經注引傳作鐵臣文選注同詰京相

瑱曰鐵臣名也水經注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杜同此
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
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
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廣韻引作稛之詰說文稛綦束也廣雅稛
束也按稛麋字同此杜本束詰之御對曰疥作而伏詰說文疥
有熱瘧也廣雅疥瘧也杜本此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
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
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面傷鄭眾周禮注引作無破骨無面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
請詰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注言不敢請歸之神也佩玉不
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詰爾雅斃踣也鄭元禮記

注鼖仆也杜本爾雅獲其纛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蓬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詁說文弢弓衣也杜本此嘔血外傳作衊血釋詁廣雅嘔吐也杜本此文嘔本又作嘔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靭皆絕外傳作兩靭詁說文靭引軸也吳泄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先女詁鄭司農周禮注先具也杜本此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詁檀弓有子服伯子鄭元注云蓋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伯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釋文本又作鍇同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詁爾雅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惠士奇曰襄九年奔火所意亦同杜注不明晰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詁按杜訓悛作改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悛改也蓋

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恣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校遞字同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詁〕服虔云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御覽杜取此〕曰舊章不可亾也〔詁〕應劭風俗通引曰舊章不可無也校此則亾當讀爲無陸氏無音蓋讀如字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詁〕高誘淮南王書注引此瀋作潘〔說文〕瀋汁也春秋傳曰猶拾瀋汁爲瀋於是乎去表之橐〔豪从石經宋本改正〕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汁爲瀋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詁〕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祀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爲桓僖也〔史記集解〕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葢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葢宏〔詁〕莊子外篇胠篋葢宏施釋文崔云讀若施或作施字施裂也韓非子難言篇亦云葢宏分施淮南王書葢宏鈹裂而死一云車裂而死司馬云施剔也一云剖腸曰施桉崔本或作施字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山氏義當同雜篇外物又云葢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詁〕

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本疏正常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詁說文郛郭也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詁詩毛傳承止也桉易繫辭傳云小人不威不懲字亦作承廣雅懲恐也蓋諸大夫懲前事欲止其行耳二義並通杜注云承音懲反覺迂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錡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錡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錡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肸肘從釋文石經改正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昭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詁

三舍逆流行水曰泝眾經音義杜本此　將弃命焉爲一昔之期詁廣雅昔夜也殽梁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霍詁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水經注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同上杜本此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詁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有故豐鄉春秋所謂豐析也水經注郡國志南陽郡析有豐鄉城杜同此與狄戎以臨上洛詁地理志云弘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卽春秋所謂左司馬昭吳將泝江入郢詁

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者也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水經注引作晉楚之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詁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水經注

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武關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士蔿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蔿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詁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史記正義竹書紀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邵勰道元云春秋之三戶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詁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也廣平國任縣古曰本晉邑常山郡關桉後漢改欒城縣鄗世祖卽位改名高邑說文鄗常山縣逆時陰人孟壺口詁地理志太原郡孟晉大夫孟丙邑上黨郡壺關桉逆時當卽漢曲逆縣水經注引左傳亦作曲逆云中山曲逆也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詁地理志趙國柏人師古曰本晉邑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詁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惠棟曰王胜卽王生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詁服虔云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御覽諸子嬰姒之子荼嬖詁服虔云諸子諸公子嬰姒景公妾也御覽同上晏子春秋溫于人納女荼安孺子上晏子春秋溫于人納女于景公生獳子荼史記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田完世家作芮子桉惠氏云溫于人未詳所出豈未見晏子耶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詁服虔本上無大字爲子爲大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子一日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詁服虔云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疢在其閒今無疾疢何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詁服虔云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嬰之子高張也同上按今本作高偃寘羣公子於萊釋文羣或作諸詁服虔云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及史記集解杜取此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史記作壽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史記作駒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史記三不皆作弗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史記無師之字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何作胡詁服虔云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眾也杜取此鄭駟秦富而侈黨所也言公子徒眾何所適也史記集解雙大夫也而常陳鄭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壅諸本作暨非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詩作遑命以多福詁桉此約詩意

言之故與詩本文不同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史記驂作參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詁廣雅偃蹇夭撟也王逸楚詞章句偃蹇高貌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詁服虔云圉晏嬰之子　同上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釋文辭本又作辞說文辞不受也受辛宜辞也辞籀文辭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陛桀附注曰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　逆越女之子章詁服虔云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史記集解杜本說苑引作

此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 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說苑引作楚子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詁鄭司農云太史主天道 周禮注 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 本疏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勿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詁服虔云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 史記集解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詁桉家語作沮漳文選注云睢與沮通地理志南郡臨沮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應劭曰沮水出漢中郡房陵東入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釋或作天道非 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詁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 本疏逸書滅亡謂夏桀也 十八 桉杜注取此黃仲元云服虔疏五釋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爲桀時今考孔氏正義據梅賾僞書博學如陸德明亦未省察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 史記作田釐子 使召公子陽生詁賈逵以傳文相連爲遣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云其說未聞 本疏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 戰國策引作監止史記同詁史

記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惠士奇曰呂覽以闞止爲宰子高誘云宰子字子我史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虎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蠆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亾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亾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蓋安與晏古字通也詁郡國志濟南郡菩縣有賴亭去鬻姒殺王甲荀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廣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詁賈逵云駘齊邑史記集解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殽冒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衞衞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詁孔安國書傳淫過也杜本此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詁賈逵云周禮王令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記集解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勿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周禮後漢書注引傳治作作持詁王肅云委貌之冠元端之衣也本疏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詁說文贏祖也按說文贏或从果故今本轉作贏

潛夫論又引作保今攷釋文贏本又作保蓋本此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水經注引合詁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曰禹作會塗作塗本所娶塗山國也有禹墟杜本此執玉帛者萬國詁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即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詁服虔以二句亦謂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共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本疏魯德如邾而以眾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
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詁鄭司農云柝戒者所擊也周禮疏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不足成子以茅叛詁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有茅鄉城杜同
此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詁地理志魯
國騶嶧山在北桉嶧繹古字同杜同本此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四諸負瑕詁應劭曰負瑕在瑕丘縣西南水經注杜本此負
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
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
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
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
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
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詁服
虔云眾君子諸國君本疏立于社宮詁賈逵云社宮社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鄭眾云社宮中有室屋者同上而謀伐曹曹叔振鐸請待
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
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
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
背晉而奸宋詁服虔云以小加大水經注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
泄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鄧人
之漚菅者曰詁說文漚久清也惠棟曰鄭康成注考工記引
作渥菅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何故使吾
水滋詁說文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按石
經及諸刻本並作滋陸氏不引說文但言字林云黑也或字
林作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
濮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
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
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
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
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諸本並脫陽及司城彊以
歸殺之吳爲邾故史記作騶又作鄒索隱云騶與鄒通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
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詁桉後漢書袁紹
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注引左傳公山不狃曰君子違
難不適讐國注中難字益涉漢書本文而誤也未臣而有伐
之弃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
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
王將使我子張疾之王問於子泄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
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

日舍於庚宗（諸本於作于从石經訂正）遂次於泗上徵虎欲背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莱門（詁）鄭元詩箋云載猶戴也惠棟曰劉炫以負載爲負戴器物說較杜爲是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柝之以棘（詁）說文柝以柴木蠶也从木存聲本又作（杜本存此廣雅柝掩也掩今作籬字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憩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虜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釋文綽本又作卓同）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令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鄭武子臩之斃
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
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詁〕地理志
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湖水經注昔吳將伐齊
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
曰邗溟溝自江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晉趙鞅卜
救鄭遇水適火〔詁〕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
爲木邪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　本疏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爲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

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
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
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吳
子使來徵師伐齊〔詁〕說文徵戒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
伐齊南鄙師於郚齊人弔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
之外〔詁〕服虔云諸侯相臨之禮　史記集解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
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

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詁〉廣雅云襲重也杜本此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詁〉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水經注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詁〉服虔云賴齊邑史記集解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爲鄑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諸本丕皆作平依前傳改詁〉鄑國志濟北盧縣有清亭杜同此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御字文改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字下石經旁增哉字係後人所加不可從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釋文丈夫或作大夫非是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詁〉劉敞春秋權衡曰按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

八家語作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禮記檀弓作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孔疏云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

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禮記作戰於郹齊師自稷曲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

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

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詁校孟之側字反與

楚大夫子反名側同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

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

師胥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郎泄子羽銳敏詁高誘戰國策注銳精

也毛詩傳敏疾也杜本此　我不欲戰而能默釋文本亦作嘿泄曰驅之

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禮記作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　孔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再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

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

進稻醴粱糗腶脯焉釋文腶亦作鍛詁說文糗熬米麥也脯乾

肉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

行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詁地

理志博縣嬴縣並屬泰山郡杜本此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

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

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

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詁〉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本疏杜取此）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釋文本又作晗初學記引亦同）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壽約〈詁〉詩毛傳八尺曰尋（杜本此）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纁邊幅之以元纁（釋文別本〈詁〉說文褻裨衣也無之字）被杜注襞褶也未知何據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

識不喪何以使下國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詁〉服虔云豢養也穀食曰豢（杜取此）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詁〉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詁〉王肅云石田不可耕（史記集解杜取此）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詁〉服虔云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剿絕無遺也（同上）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詁〉孔安國書傳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杜本此）是商所以興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詁服虔云鮑氏齊大夫同上桉史記說苑吳越春秋並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是則子胥實身自使齊杜注私使人至齊之說非也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詁服虔云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同上桉荀子成相篇剄而獨鹿棄之江宥坐篇又云子胥傑姑蘇東門外梭屬鏤獨鹿音同吳語盛以鴟夷而投之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將死曰樹吾墓槚史記槚作梓世家列傳並同槚可材也吳其亾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詁服虔云衛卿也同上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入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愬釋文愬作遬亾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亾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詁賈逵服虔等注並云夏曰胡本疏杜取此禮記明堂位周之八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詁服虔云鳥喻己木

以喻所之之國　史記集解杜注上何取此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　家語訪作防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　詁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匹牛三頭　本疏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再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詁賈逵云尋温也論語疏　按言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執牲取服說言尋之言重也義亦通然賈義爲長矣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詁服虔云尋之言重也温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儀禮疏禮記疏　按儀禮有司徹篇乃執燅尸鄭注云古文燅或作尋記或作爓爓春秋傳曰若可爓也亦可寒也賈疏云大記或作爓者桉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作爓又引服注云云杜注本諸服氏惟尋有温義杜亦未取鄭

引傳直作埶字則漢人訓如此與下文寒字對也乃不尋盟
吳儆會于衞初衞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
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衞往也長木之斃
無不摽也詁說文摽擊也廣雅同杜本此國狗之疾無不噬也
詁說文噬啗也嗛也廣雅噬齧也佞杜注本廣雅而況大國
乎秋衞侯會吳于鄖公及衞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
讓衞侯之舍詁鄭元周禮注藩屏屏可以藩衞者如今之扶
蘇與桉杜注雖本廣雅然究不若鄭義爲得其實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饔詁服
虔云致賓禮於地主本疏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衞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嚭諸本無嚭字今从石經增乃請束錦以行語
及衞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衞君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衞君
是墮黨而崇讐也詁韋昭國語注墮毀也杜本此夫墮子者得
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衞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衞侯衞侯歸效夷言子之尚
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冬十二月蠆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
畢今火詁毛詩傳火大火也杜本此猶西流司歷過也宋鄭
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邵戈錫詁校郭忠恕佩觿

邑邑二字注云上五咸翻山高皃下尼輒反地名則當讀作聶僖元年次於聶北說文引作邑北或邑聶古字通集韻邑逆吸切音岌地名春秋取宋師於邑據此則聶爲邑之誤審矣今定作邑字下皆同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臧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讙邾延話說文邾周文王子所封國桉春秋時邾邑屬宋延蓋邾邑大夫也以六邑爲虛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話顧炎武云隧字吳語句踐命范蠡古庸率師沿海泝淮以襲吳蓋越兵入吳一襲淮一泝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王書皆作于隧于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誤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話郡國志會稽郡姑末劉昭注左傳爲姑蔑杜同此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亾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話服虔云惡其聞諸侯史記集解杜取此自到七人於幕下話服虔云以絕口同上杜取此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外傳作詁賈逵等皆云董褐司馬寅也本董褐疏曰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詁賈逵云外傳曰吳先敝晉亞之先敝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同上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詁地理志陳留郡東昏劉昭注郡國志引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杜本此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詁廣雅纍聚也李善引倉頡篇亦同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詁說文睨衰視也廣雅睨視也杜本此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

計倪內經庚貨之戶曰糴比疏食故無賈又云壬癸無貨蓋庚癸食之最麤者耳與上句麤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史記作獲獸詁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本疏服虔云言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同上又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史記集解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本疏地理志杜取此

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兗州藪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詁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本疏史記集解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詁賈逵云闕止子我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詁賈逵云鞅齊大夫也同上杜取此史記作御鞅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詁賈逵云卽闕止也史記索隱服虔云夕省事集解取此陳逆殺人逢之詁服虔云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同上遂執以入陳氏方睡詁服虔云陳常方欲謀有

齊國故和其宗族同上使疾而遺之潘沐詁服虔云使陳逆告病而遺之同上說文潘淅米汁也鄭元禮記注潘米瀾杜本說文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詁服虔云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上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詁賈逵云豹陳氏族也同上杜取此使公孫言已詁賈逵云公孫齊大夫也同上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詁服虔云言我與陳疏遠也同上且其違者詁服虔云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詁服虔云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同上子行舍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也同上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詁服虔云成子兄弟八人共一乘故四乘同上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詁服虔云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同上侍人御之詁服虔云闕豎以兵御陳氏同上子行殺侍人詁服虔云舍于公宮故得殺之同上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詁服虔云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同上成子遷諸寢詁服虔云欲徙公令居寢也同上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詁服虔云齊大夫同上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詁服虔云出奔也同上曰何所無君子行抽

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詁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本亦作祖疏乃止子我歸帥屬徒各本脫帥字詁從石經增入詁服虔云會徒眾史記集解桉服注徒字上似脫屬字攻闈與大門詁服虔云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同上桉服用爾雅釋宮文後漢書注引爾雅又云宮中小門謂之闈此云闈與大門是闈爲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巳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闈詁同上杜取此豐巳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闈詁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服虔云齊閽名同上成子將殺大陸子方詁服虔云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同上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彫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衞之士詁服虔云子方將欲弃魯衞也同上東郭賈弃衞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詁賈逵云陳氏邑也同上史記齊世家常執簡公於徐州索隱徐字從人說文作郠音舒戰國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桉舒徐郠古字通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詁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桉此卽南亳也亳薄古字通故公以爲宗邑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曰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閒鐘聲公

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
逢澤有介麋焉麋或作麋从石經及宋本訂詁廣雅介獨也
正困學記聞引左傳亦作麋詁麋鹿屬亦作獐陸佃埤雅麞如小鹿而美今考麋既是麞其物
方言獸無偶曰介玉篇同桉說文麋麞也籀文作麞玉篇麞
本小何得云介且麋書於經又屢見於傳自當作麋爲是公
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
共宋之禍也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
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
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
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
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
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
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
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詁說文春秋傳曰司馬
牼字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詁王符潛夫論衛之公族有公文氏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
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
外阮氏葬諸丘輿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

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
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子泄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
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
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
伐吳及桐汭詁水經注沔水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元和郡
縣志桐汭在廣德州西五十里桉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
海杜注云西北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江已湮故桐水就
近入丹陽湖耳說見集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艮而卒
將以尸入詁服虔云在棺曰尸在柩曰柩本疏吳子使大宰嚭
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
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芈尹蓋對岳本以上介絕句泰本以辭字爲句上介屬下詁桉
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耳觀下注備使云
備猶副也意義自明蓋本副介宰嚭尊稱之曰上介耳釋文
云寡君敢辭上介絕句是也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咸
大命隕隊諸本作墜从石經改正絕世于艮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
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衞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子 刊本並脫子字據宋本增入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衞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衞齊爲衞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衞地自濟以西禮媚杏以南書社五百詁 服虔云書籍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吳人加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衞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衞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詁 說文悝周也春秋傳曰孔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詁 服虔云圃園 史記集解杜取此 昏二人蒙衣而乘詁 服虔

云二人與良夫大子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同上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史記寧作寗衛下同詁服虔云家人稱老問其姓名同上稱姻妾以告詁賈逵云婚姻家妾也同上遂入適伯姬氏詁服虔云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上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詁服虔云先至孔悝所同上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詁賈逵云介被甲也輿豭豚欲以盟同上杜取此迫孔悝於厠釋文孔悝本又作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詁服虔云於衛臺上召衛羣臣同上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詁服虔云季路爲孔氏宰故告之同上杜取此召獲駕乘車史記獲作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行爵食炙詁服虔云欒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王充論衡車行酒騎行炙按古人皆以車騎行酒炙正義云此句顛倒非奉衛侯輒來奔詁服虔云召獲奉衛侯同上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禮記檀弓作高子皐亦作子羔史記仲尼弟子羔衛人也字子羔古字通詁賈逵云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杜取此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史記焉作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史記不作莫詁賈逵云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上鄭眾云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同上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詁服虔云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史記作公孫敢闔門無作毋鄭元昏禮記注古文毋爲無詁服虔云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同上桉莊子盜跖篇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葅於東門之上據此則子路所入之門蓋東門也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
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史記作壺黶又作狐黶梭盂壺狐並音同）詁服
虔云二子荆瞞之臣敵當也（同上杜取此）以戈擊之斷纓（史記作割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詁）服虔云不使冠在地（同上杜取此）結纓
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史記作由也其死矣檀弓引傳亦同）
或一本多其字也　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
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鄸武子告于周曰蒯瞶
得罪于君父君母遏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竄諸
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
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
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公誄之曰（詁）鄭司農云誄爲積累其生平之德行以
錫之命而爲其辭也（周禮說文讀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
曰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从員員省聲或不省作讄誄字注
云益也从言未聲是誄讀有別今經典相承作誄而人罕知
當作讀矣昊天不弔家語文選注並引作昊天不弔說文引
傳作昊天不憖疑有脫誤玉篇亦同
（詁）按鄭司農周禮解引此傳作閔天不淑莊述祖曰古文叔

與弔字形相近故經典從叔之字多作弔莊子弔詭卽淑詭
是也杜注昭二十六年與此傳皆訓弔爲至似誤不愁遺一
老詁爾雅愁殭也說文愁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
詩鄭箋愁者心不欲而自殭之辭應劭王肅並云愁且也一
老謂孔子也杜本此傳屏余一人以在位詁詩毛傳屏蔽也杜本
此煢煢余在疚鄭司農周禮注引此作嬛嬛予在疚詁說文
詩哀此惸獨孟子引作煢蓋古字通詁嬛才緊也春秋傳曰嬛嬛在疚又宂字注云貧病也詩曰煢
煢在宂烏乎哀哉諸刊本皆作嗚呼从前傳及宋本改正尼父無自律詁爾雅
律法也杜本此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
昏名失則愆詁桉大戴記孔子語云禮失則壞名失則惛失
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又誄之非禮也家語史記漢書並作死而
誄之禮記引傳文亦同今刊本亦有作而者已改正衛一人史記漢書並作衛余一人非名
也詁服虔云天子自謂余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詁郡國志東郡燕
縣有平陽亭杜同此鄺道元云濮延南故城卽衛之平陽亭也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
陽而行水經注引作載伯姬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詁
於平陽行於延津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
不得格亨昭穆故無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
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
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元之聞也以下鄭少牢饋食士
大夫祭禮束帛依神持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神象也孝
氏駿

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
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
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
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孔悝祔主者祭其
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
反祔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
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主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
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校正義譏鄭非是子
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祔者殺而乘其
車許公爲反祔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
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祔於橐中孔悝

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
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
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諸本作諜今改正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
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
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葉公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衞藩焉葉公
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詁校漢書韓王信傳李奇
注引傳曰期死非勇也以生非任也下五字未知所出子必
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詁服虔云白邑名楚邑大
夫皆稱公史記集解杜注上句取此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豐不遠矣勝自屬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屬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淮南王書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作石乙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熊宜僚者或作熊相宜僚後漢書注亦同按石經熊字下後人亦旁增相字不可从詁淮南王書作宜僚高誘注曰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高誘淮南王書承作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傳咸左傳註諂字作晤義亦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詁地理志慎縣屬汝南郡杜本此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詁服虔云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疏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史記期作綦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閒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詁淮南王書九日葉公入風俗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桉裴松之管甯傳注引傳云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考修之適楚自在田氏未

篡之先傳子所言恐不足據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
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庶焉啟
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詁）賈逵云高府府名也史記集解淮南王
書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按此則高府蓋宮中府
名石乞尹門圂公陽穴宮（史記圂公陽作屈固）貢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詁）服虔云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同上葉公亦至及北門或
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
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曰日以幾（六經正誤云日日作日月誤）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詁）應劭漢書注又安也杜本此又艾古字同民知不死其亦夫
有奮心（風俗通民作八夫作無）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
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
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
國人（釋文一本作使卽國人如字與謂興廢也）桉石經及諸刊本皆作與今仍之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詁）淮南王書十九日而擒白公其徒微之（詁）爾雅
匿微也舍人云匿藏之微也說文微隱行也春秋傳曰白公
其徒微之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室高誘注楚殺白公於浴
室之地桉呂覽作法室高誘注法室司寇也生拘石乞而問
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
亨（亨字後人妄加四點今从石經及宋本增也字）克則爲卿不
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詁）桉潁

當是頯字之誤今訂正說文頯从頁夆聲渠追切音亦同沈諸梁兼二事諸刊本脫沈字今从石經增入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衞侯占夢變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奔晉衞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亾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貜從已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詁說文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玉篇引左傳同杜此本疏杜取此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石經及諸刊本作禦今从釋文改畫一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使告于衞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衞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詁說文椓擊也廣雅諒誻也椄椓諒古字通楚辭謠諒謂余以善淫王逸章句方言楚以南謂慙爲諒又譖也呂覽曰椓崔杼之子令之爭夏六月趙鞅圍衞齊國觀陳瓘救衞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

實執齊秉索隱引傳文作秉史記索隱云是服注本作秉今據改〔詁〕服虔云秉權柄也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詁〕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鄝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西京賦天命不滔李善注令尹有感於陳天若囚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詁〕說文譟擾也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輝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竄尾〔詁〕說文竄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桉杜注竄赤色蓋取賈義亦因音同故改從經字爲訓衡流而方羊裔焉〔詁〕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本疏賈逵云竄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方羊不能自安齋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春秋服氏以爲魚勞詩疏廣雅仿佯

徙倚也按尋賈義齋焉二字亦少逗下云大國滅之將囚無礙其羊囚爲韻也莊述祖又云齋焉二字宜向下讀高誘呂覽注焉猶於也顧炎武云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囚大國滅之將囚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詁傳遜云竇古字作窬說文亦引圭竇作圭窬前與踰自爲韻惠棟云未有繇詞而無韻者從杜讀則失韻矣竇字讀度又讀徒踰亦有平去兩音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史記作班師注引左傳亦同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詁地理志鄄城縣屬濟陰郡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詁賈逵云戎州戎人之邑史記集解杜取此按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是戎邑近衛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呂覽作殘之公使匠人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諸本閉作閟从石經宋本訂正邛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詁說文鬄髮也髮或從也也聲廣雅鬄髮爲之髮杜本此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邀詁服虔云起靈公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公會齊侯盟於蒙詁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杜本此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冕也〔詁〕注云冕武伯名也魯於齊爲小國故曰冕也〔疏〕周禮宋皇瑗之子廩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鄫般邑以與之〔詁〕說文鄫宋地讀若讒按今本作劗轉寫誤盖般爲鄫大夫因以爲號鄫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廩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廩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廩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詁〕汲郡古文云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按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杜注云緩瑗從子當有一誤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嘗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遷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詁〕陳樹華按孔疏云夏書作先與今本合陸氏釋文云能作克二者必有一誤但書作克左傳作能義本相通疑因孔安國書傳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之文後人傳寫遂譌作先耳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衞石圃逐其君起〔詁〕史記作曼專〔詁〕按專當作專專圃音同後刊本譌作專耳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詁校此冥卽冥阨在今信陽州非越地杜注誤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詁高誘戰國策注曰慶忌吳王僚之子淮南王書注又云吳王僚之弟子驟諫吳子曰詁服虔云驟數也詩疏不改必囚弗聽出居於艾詁地理志艾縣屬豫章郡杜本此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

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諸本作之志今从石經改正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詁說文簞笥也杜本此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

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詁〕高誘曰史黯
史墨也桉黯葢史墨字子小徐說文繫傳以爲墨字子黶黯黶
音同古字葢通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詁〕呂覽曰子胥高蹶高誘
注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瞋怒貌桉據釋名高與
皐通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詁〕廣雅高遠也衆經音義引廣雅
蹈行也杜本此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
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
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
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
甬東〔詁〕賈逵云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集解韋昭吳語注曰
今句章東海外州也杜本此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詁〕史
記吳世家遂自剄死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
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詁〕桉杜注競遽也非義訓李賢後
漢書崔駰傳注競時謂趨時也此競字亦當訓趨賢用漢儒
義訓最多此亦當是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詁〕辭綜西京賦注彌遠也杜本此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詁〕說文騑馬

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旆斾平又纔字注曰斾或从舁舁

籍文弁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稽來聘報叔青也

諸本誤作耀今从石經宋本改　治英丘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蔡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黷言也詁服虔云黷偽不信言也字林作黷云夢言意不慧也釋文陸粲云黷者躓蹋之義此當作黷說文字林皆云黷夢言不慧也三蒼曰謊言廣雅云寐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謊寐之言耳今梭說文嘴字注云高氣多言也从口蔑省聲春秋傳曰嘴言疑即此黷言或傳寫有異耳存攷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詁服虔云生牲禮記疏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

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詁）服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銀以鈎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本疏）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韄而登席（詁）說文韄足衣也惠棟曰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跌以下注云趙盾徒跌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襪之明文也左傳古文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有疑義莫能詳焉閻若璩云杜氏謂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襪耳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諸本設誤散从說文玉篇改正）（詁）說文設陳貌春秋傳曰君將設之玉篇同引左傳作君將設焉廣雅設吐也校釋文作磬與說文玉篇合但字體微異耳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亾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
譟以攻公鄆子士請御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詁說文逞通也楚謂疾行爲逞
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
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鄆詁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故曰蒲濟陰郡鄆城彌曰齊
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
作拘本或
同詁晉灼漢書注鉤致也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
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
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
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
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
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鼠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
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師會越皐如古庸石經作古庸廿
庸來聘宋元明本皆誤七年越子使古
作后今从石經改正詁桉廣韻古字注云又姓左傳越大
夫古庸是一確證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復
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諸本師
上衛

字从石經刪出御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詁
校玉篇揚胡沒切掘也左氏傳曰揚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本
又作掘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衞乎抑納君
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衞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
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亾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殫牟匜
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
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
鄫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
者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
宮史記作公孫紳詁史記宋世家曰宋公子特攻殺大子而自立是

爲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曾孫
公孫周之子得及啟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啟後立得是
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何據而爲是說未有立焉於
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
師樂茂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
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
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
公遊於空澤詁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
南左傳遊於空澤卽此郡國志梁國虞有空桐地杜同此辛巳
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
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

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
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
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諸本今誤令从石經宋本
改詁汲冢古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
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亾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
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亾景公懼思邢史
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盡矣死又匿
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
爲烏而集於其上諸刊本烏誤鳥从宋本改正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
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

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
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
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
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
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
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
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
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
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
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詁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若得其人

則四方諸侯皆順從之矣按此則當作順甚明顧氏石經作
訓反云順非失於詳審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古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詁〉按駘上
即襄四年之狐駘正屬邾魯之界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
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
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
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宏請救於
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詁〉服虔云屬會也孤子
死事者之子也御覽設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曰兩飾同上召顏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詁〉按古

今人表有顏濁鄒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服虔云隰之役在
哀二十三年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
鄭及留舒詁〉惠棟曰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蓋
所據書已異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以从
聲故也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詁〉地理志陳留郡
封丘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子思曰大國在
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詁〉按
杜注定九年製裘也此又云製雨衣也皆望文生義非本訓
今考王逸楚辭章句云製裁也蓋衣之未有裏者今人所云
衣片是也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
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

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詁）廣雅衷善也杜本此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顯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詁）爾雅在終也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亾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詁）賈逵云閒隙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公遊于陵阪（詁）服虔云陵阪地名同上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

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宏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鄶魁壘古今人表作鄭鄶魁桑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詁）高誘呂覽注惡醜也杜本此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基知伯（詁）小爾雅慧忌也校較杜訓為長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九終

長沙王先慎
善化劉鈜校

書經